

# 人均GDP与中学职普比关系的比较研究

刘育锋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北京 100029)

**摘要** :创新驱动阶段国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人均GDP与中学阶段职业教育学生占中学生比例(下称中学职教学生比)之间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效率驱动阶段及其后两个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均存在上升规律或现象;中学职教学生比开始持续下降时的人均GDP水平相差很大,但都高于我国目前水平;仅从经济发展水平视角出发,提出需降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观点缺乏客观依据。

**关键词** :创新驱动阶段国家;GDP;职普比;中学职教学生比;比较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9290(2015)0018-0005-09

我国目前正处于效率驱动阶段,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合理确定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和中等教育学生结构,明确中等职业教育未来走向,有必要从比较和历史的视角,分析创新驱动阶段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的关系,寻找一般性规律。

## 一、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与研究对象国的选择

研究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需要寻找一种将人力资源因素作为划分发展阶段依据的理论,并以此为依据,选择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个划分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德国国家主义派经济学家弗里德里

希·李斯特以产业结构变化为依据,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五阶段理论。他认为,在经济方面看来,国家都必须经过这五个发展阶段: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sup>[1]</sup>

李斯特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社会发展阶段划分成果并有所发扬,但这一理论划分阶段的依据并不严格,混淆了生产力构成要素和影响因素。<sup>[2]</sup>沃尔特·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家。在对发达国家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收入、管理体制、金融投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资源分配等内容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国家发展五阶段理论。他认为,所有国家都要经过五个发展阶段,

收稿日期 2015-04-15

基金项目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重大课题“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瑞士、韩国等主要发达国家在人均GDP10000美元阶段时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教育结构、就业贡献率研究。”

作者简介 :刘育锋,女,江西宜春人,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国际合作与比较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

即:传统社会、准备阶段、起飞阶段、趋向成熟阶段和大众消费阶段。<sup>[3]</sup>虽然沃尔特·罗斯托强调科学技术是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但这一理论缺乏量化指标,可操作性不强。

此外,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和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也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社会阶段划分的观点。丹尼尔·贝尔基于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的观点,把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sup>[4]</sup>阿尔温·托夫勒基于主导产业的观点,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游牧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新兴信息时代。<sup>[5]</sup>但这两种社会阶段划分方法都缺乏划分阶段的具体指标。

《全球国家竞争力报告》中的发展阶段理论,既考虑了社会发展的多方面因素,也提出了划分具体阶段的经济指标,在此基础上,对144个国家进行了发展阶段的划分。《全球国家竞争力报告》提出了划分发展阶段的12个支柱: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健康和初等教育、高等教育与培训、商品市场效率、劳动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准备、市场规模、商业复杂性和创新。<sup>[6]</sup>依据人均GDP水平和12个支柱的具体内容,《全球国家竞争力报告》将国家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要素驱动阶段、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过渡阶段、效率驱动阶段、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阶段,以及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水平是划分这五个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全球国家竞争力报告》提出,要素驱动阶段的人均GDP低于2000美元,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过渡阶段的人均GDP为2000~2999美元,效率驱动阶段为3000~8999美元,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阶段为9000~17000美元,创新驱动阶段为17000美元以上。考虑到一些资源型国家的特殊性,《全球国家竞争力报告》还提出,对于高度依赖矿产资源的国家,人均GDP水平并不是决定发展阶段的唯一标准。<sup>[7]</sup>

本文结合地域差别、数据的可获得性、国家发展阶段的完整性以及职业教育的模式等因素,从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37个经济体中,选取了英国、法国、芬兰、韩国、新西兰和新加坡6国为主要研究对象。<sup>[8]</sup>分析这些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人均GDP水平与中学职教学生比的关系,探索不同发

展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的共同规律,为明确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提供方向性依据。

## 二、若干创新驱动阶段国家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关系

英国、法国、芬兰、韩国、新西兰和新加坡目前均是处于创新驱动阶段的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人均GDP大幅提高。作为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也发生了变化。人均GDP水平是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中学职教学生比可以说说明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结构的变化。研究人均GDP水平与中学职教学生比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明确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需求。

数据表明,英国、法国、芬兰、韩国、新西兰和新加坡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包括正相关性和负相关性。

### (一)英国

英国中学职教学生比与人均GDP发展趋势呈现出高度相关性。1971—2005年,呈正相关性;2005—2009年,负正相关性交错;2009年后,呈完全的负相关性。

1971—2005年,英国人均GDP持续走高,从1971年的2643美元,上升至1980年的10070美元、1990年的18632美元、2000年的26296美元,继而继续上升为2005年的39935美元。中学职教学生比也与此一致,从1971年的3.44%,上升至1980年的4.55%、1990年的10.53%、2000年的19.92%和2005年的23.37%。

2005年之后,中学职教学生比开始下降。人均GDP在连续两年的上升后,于2007年也开始下降。2009年后中学职教学生比保持着持续下降的趋势,而人均GDP与此相反,又恢复了上升趋势。

英国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不仅在总趋势上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在几个峰值阶段,也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1994年和2005年是英国中学职教学生比的两个峰值年,这两年中学职教学生比分别为19.06%和23.37%。两年后,中学职教学生比连续下降了几年。与此相关联,1999年和2008年后英国人均GDP也有连续几年的降低,如图1所示。

### (二)法国

法国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呈现出的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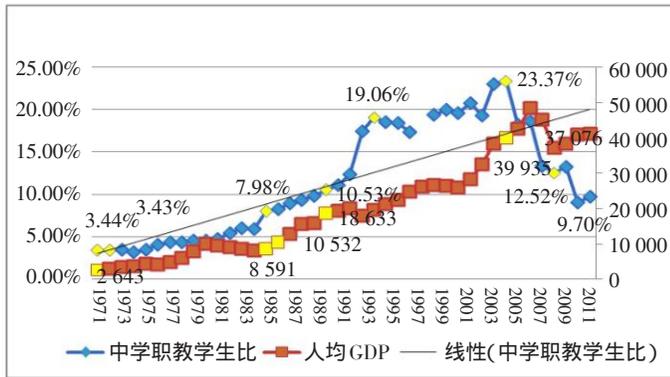


图1 英国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图(1971—2012年)<sup>[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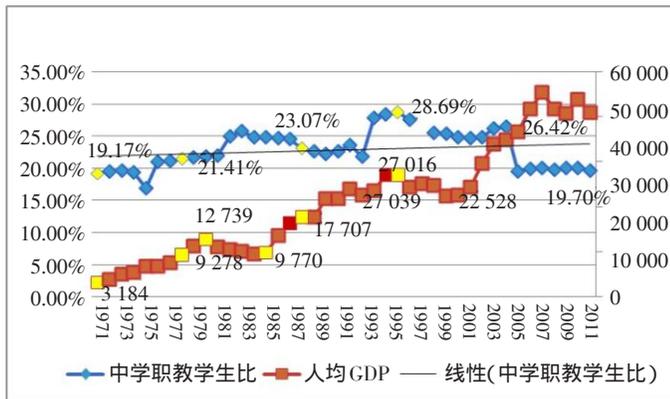


图2 法国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1971—2012年)<sup>[1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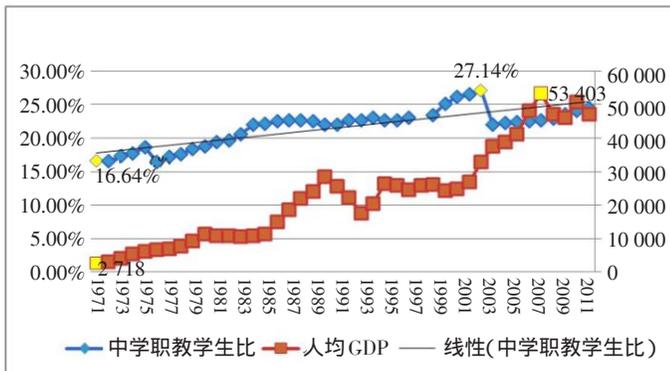


图3 芬兰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图(1971—2012年)<sup>[1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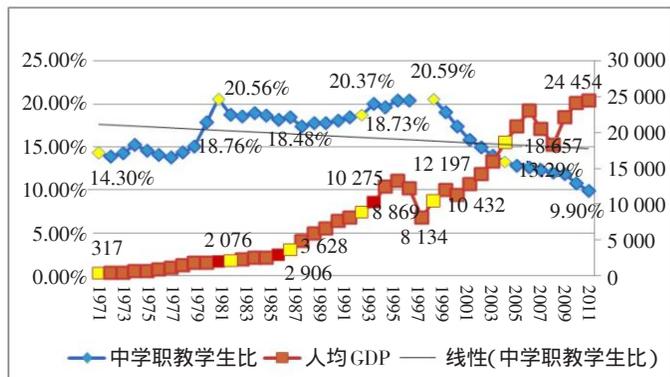


图4 韩国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图(1971—2012年)<sup>[12]</sup>

关性,具体体现在中学职教学生比与人均GDP趋势的总体一致性上。

虽然在时间起始点和时间的长度上不一致,但法国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的趋势大体相同。2001年前,人均GDP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1971—1980年的上升阶段,人均GDP从3 184美元上升为12 739美元;1980—1985年的下降阶段,人均GDP从1980年的水平下降为1985年的9 770美元;1985—1995年的上升阶段,1995年人均GDP上升至27 039美元;以及1995—2001年的下降阶段,2001年人均GDP下降为22 528美元。法国中学职教学生比的变化趋势与人均GDP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2005年以前,法国中学职教学生比大致可以分为1971—1983年的上升阶段、1983—1993年的下降阶段、1993—1996年的上升阶段,以及1996—2002年的下降阶段。法国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都表现出了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

### (三)芬兰

芬兰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性。人均GDP总体上升,中学职教学生比也表现出了相同的趋势。

1971—2008年,芬兰人均GDP从2 718美元上升至53 403美元,2008年后有所下降,但也保持在4万多美元的水平。

与人均GDP的变化趋势一致,1971—2003年,32年的时间内,中学职教学生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1971年中学职教学生比为16.64%,2003年这一比例上升为27.14%。2003—2004年,中学职教学生比下降了5个多百分点,然后又缓慢上升。5年后的人均GDP也表现出了与中学职教学生比相同的趋势。2008—2009年,芬兰的人均GDP也出现了一年的下降,然后又恢复了上升的态势,如图3所示。

### (四)韩国

韩国中学职教学生比与人均GDP具有阶段性的相关性。1999年前,两者基本呈正相关性,1999年后,两者呈负相关性。

以1999年为时间节点,可以将1971年以来40多年间的韩国中学职教学生比划分为两个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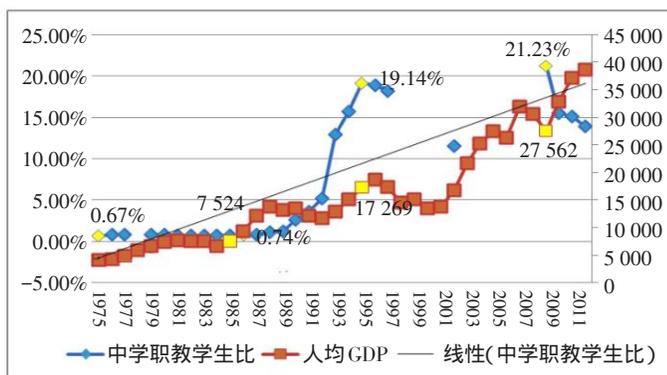


图5 新西兰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图(1975—2012年)<sup>[13]</sup>



图6 新加坡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1970—2009年)<sup>[14]</sup>

段。1999年前,韩国中学职教学生比保持着与人均GDP基本一致的上升态势。此期间,人均GDP从1971年的317美元最高上升为13 255美元。中学职教学生比则由1971年的14.30%上升为1999年的20.59%。1999年后,韩国中学职教学生比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2012年,这一比例下降至9.90%。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1996—1998年韩国人均GDP又连续2年下降,但1999年后,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2012年,韩国人均GDP达到24 454美元,如图4所示。

### (五)新西兰

新西兰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的相关性,也包括正相关性和负相关性。1975—2009年,两者呈正相关性。人均GDP提高,中学职教学生比上升;人均GDP降低,中学职教学生比下降。2009年后,两者呈负相关性。人均GDP持续上升,但中学职教学生比持续下降。

1975—1996年,人均GDP呈现总体上升趋势,从1975年的4 145美元,上升至1996年的18 640美元。中学职教学生比则从1975年的0.67%上升

至1995年的19.14%。1996年后,人均GDP连续4年下降。虽然缺几年的数据,但从现有数据来看,新西兰中学职教学生比也保持着相同的下降态势。2000—2007年,人均GDP连续8年上升。从现有数据来看,中学职教学生比也有上升的趋势,2009年这一比例为21.23%。2009—2012年,人均GDP持续上升,从27 562美元上升为38 678美元。中学职教学生比却与人均GDP发展趋势相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如图5所示。

### (六)新加坡

与英国、韩国和新西兰相同,新加坡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也有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

1975—1992年,新加坡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呈正相关性,1992—1995年呈负相关性。1975—1992年,人均GDP从2 559美元上升至16 144美元,中学职教学生比从3.75%上升至11.81%。此后,除受到20世纪末金融危机影响有几年下降外,人均GDP总体保持上升态势。1995年,人均GDP继续上升至24 937美元,但中学职教学生比下降至4.26%,如图6所示。

中学职教学生比与人均GDP表现出来的相关性,在英国、芬兰、韩国、新西兰和新加坡5国表现出来的情况有所不同。有的基本表现出正相关性,如芬兰和法国;有的既表现出正相关性,也表现出负相关性,如英国、韩国、新西兰和新加坡;一般情况下,先表现出正相关性,后表现出负相关性;开始出现负相关性的人均GDP水平各国情况不同。

### 三、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的分析与结论

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驱动力不同,中等职业教育所表现出的重要性自然也不同,分析以上6国不同发展阶段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可以发现如下共同规律。

(一)要素驱动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不影响人均GDP的总体上升趋势,但会影响人均GDP提高的速度

按现价美元统计,2013年肯尼亚和印度的人均GDP分别为1 246美元<sup>[15]</sup>和1 499美元<sup>[16]</sup>,都处于要素驱动阶段。新加坡和韩国也经历过要素驱动阶段。在要素驱动阶段,以上4个国家人均GDP都

有所上升,但速度相差很大。中学职教学生比上升的国家,如新加坡和韩国,人均GDP上升速度快;中学职教学生比下降的国家,如肯尼亚和印度,人均GDP上升速度慢。可以说,在要素驱动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不会影响人均GDP的总体上升趋势,但会影响人均GDP的上升速度。

新加坡仅用了4年时间,人均GDP就由1970年的925美元上升至1974年的2359美元,走出了要素驱动阶段,进入了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过渡阶段。新加坡人均GDP快速提升的一个原因是重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1973年中学职教学生比是11.01%,比1970年上升了3.36%。韩国用了11年的时间,将人均GDP从1971年的317美元上升至1981年的1969美元和1982年的2076美元,也实现了阶段的顺利过渡。期间,中学职教学生比从1971年的14.3%上升至1981年20.56%,提高了6.26%。

与新加坡和韩国的情况相反,肯尼亚和印度在要素驱动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持续下降。虽然人均GDP不断上升,但上升速度缓慢。肯尼亚1970年人均GDP为142美元,同年中学职教学生

比为3.06%。在将近40年的发展进程中,中学职教学生比不断下降。1988年中学职教学生比为1.58%,2009年下降至0.49%。期间,人均GDP尽管有所提高,但速度很慢。2009年,肯尼亚的人均GDP才达到930美元,依然处于要素驱动经济发展阶段。即肯尼亚用了有统计数据以来的将近40年的时间,还没有走出要素驱动阶段,如图7所示。

与肯尼亚相似,印度中学职教学生比也总体呈现下降态势。1971—1980年,这一比例小幅上升后,表现出了总体下降趋势。1971年中学职教学生比为1.04%,2008年下降至0.81%。在3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印度人均GDP上升很慢。1971年人均GDP为121美元,1991年为310美元,2007年才突破1000美元,达到1069美元。2008年又下降至1042美元。即印度用了37年的时间,人均GDP提升不到1000美元,如图8所示。

经济发展第一阶段是要素驱动阶段。在这一阶段,要素主要指初级的非技术工人和自然资源。初级非技术工人只需要接受过基础教育并且身体健康就可以适应生产要求。在要素驱动经济发展阶段,生产率低、工资低<sup>[19]</sup>。这一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的大小不会影响人均GDP上升的总体趋势,但会影响人均GDP上升的速度。

(二)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过渡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变化不大

英国、芬兰、韩国、新西兰和新加坡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过渡阶段时间很短,芬兰是4年,英国、韩国和新加坡都是5年。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过渡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变化不大。

英国1969年的人均GDP为2032美元,1972年为3026美元,完成了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过渡阶段的发展。期间,1971年的中学职教学生比为3.44%,1972年为3.43%,仅相差0.01%。芬兰用4年时间完成了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的过渡。1969年,人均GDP是2178美元,1972年为3180美元。1972年和1971年的中学职教学生比分别为16.64%和16.59%,仅相差0.05%。韩国1982年人均GDP为2076美元,1987年超过了3000美元,达到了3628美元。期间,中学职教学生比处于18.76%和18.48%之间,也只相差0.28%。新加坡19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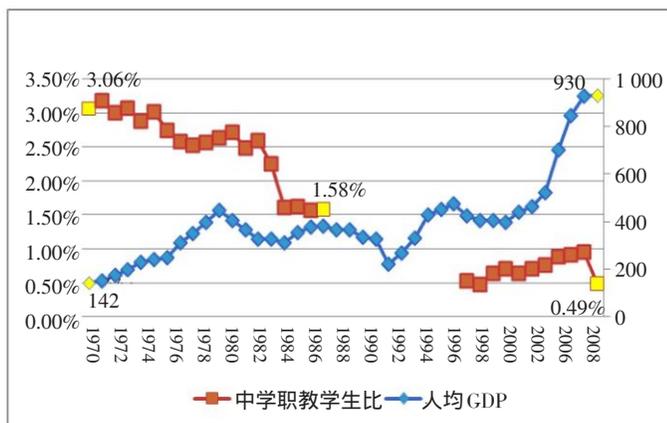


图7 肯尼亚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1970—2009年)<sup>[1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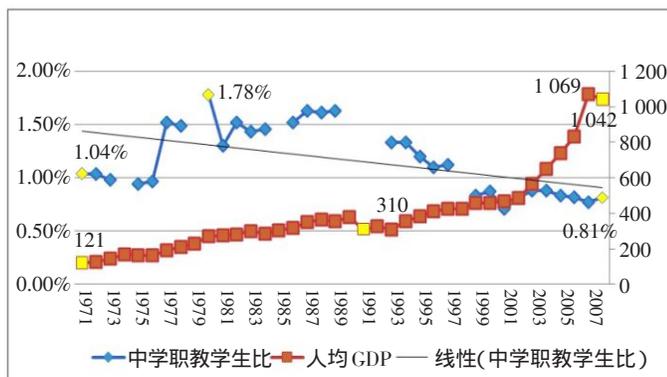


图8 印度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1971—2008年)<sup>[1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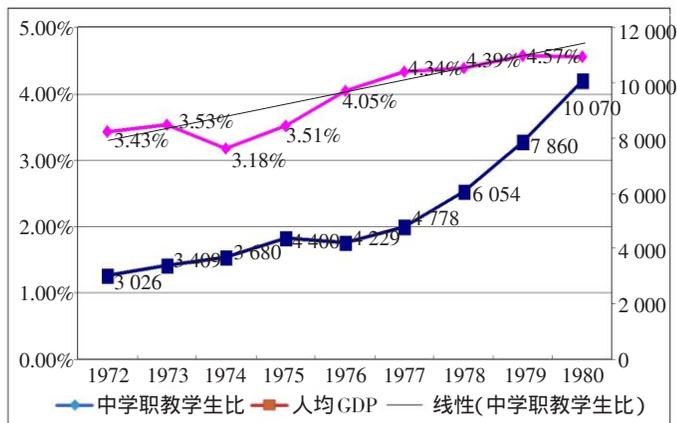


图9 英国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sup>[2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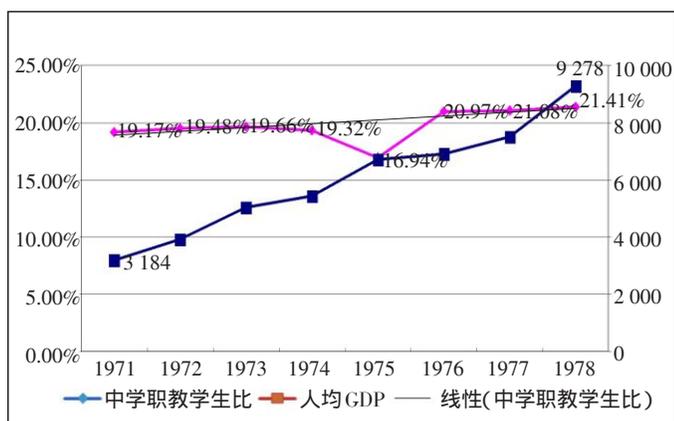


图10 法国效率驱动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sup>[2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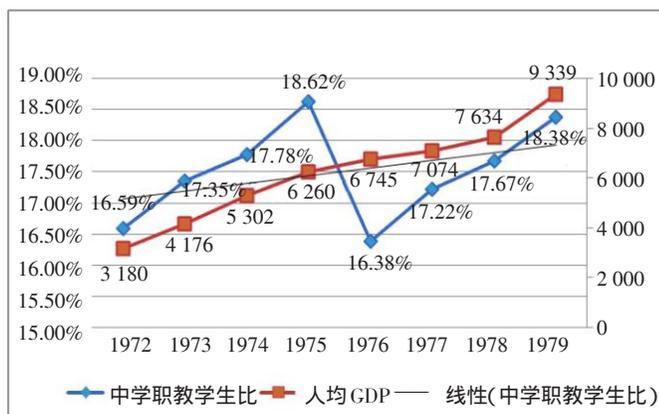


图11 芬兰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sup>[2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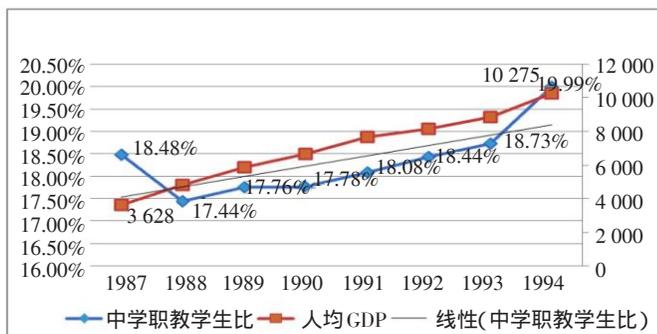


图12 韩国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sup>[24]</sup>

1978年,人均GDP从2 359美元上升至3 426美元。1975—1978年,中学职教学生比相差也不大,处于3.75%~5.83%之间,最大相差2.08%。

(三)效率驱动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经济发展的效率驱动阶段,需要提高人们的工资,但同时不能提高产品价格,因而,需要提高生产过程的效率并提升产品质量。在这一经济发展阶段,劳动者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越来越重要<sup>[20]</sup>。效率驱动阶段,以上国家中学职教学生比呈现总体上升态势。

英国用了8年时间,将人均GDP从1972年的3 026美元提升至1980年的10 070美元。期间,中学职教学生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中学职教学生比1973—1974年下降了0.35%,后持续上升。这8年间,中学职教学生比最高和最低比例相差4.32%,如图9所示。

法国用7年的时间走过了效率驱动阶段。期间,虽然有一年的下降,但中学职教学生比保持了总体的上升趋势,从1971年的19.17%上升至1978年的21.41%,如图10所示。

芬兰用7年的时间,走过了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从1972年的3 180美元上升至1979年的9 339美元。期间,中学职教学生比虽然在1975—1976年下降了2.24%,但与英国相似,总体呈现上升态势,如图11所示。

韩国用了7年的时间走过了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从1987年的3 628美元上升至1994年的10 275美元,中学职教学生比总体也呈现上升趋势。这7年间,中学职教学生比最大相差2.55%,如图12所示。

1978—1988年是新加坡的效率驱动阶段,1978年,其人均GDP是3 426美元,1988年上升至9 316美元。期间,中学职教学生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4.04%上升至1988年的11.34%,上升了7.3%,如图13所示。

1972—1986年是新西兰的效率驱动阶段,1972年其人均GDP是3 280美元,1986年是9 340美元。期间,新西兰中学职教学生比与以上4个国家情况有所不同。1975—1980年,小幅上升,由0.67%上升为0.87%。1980年后,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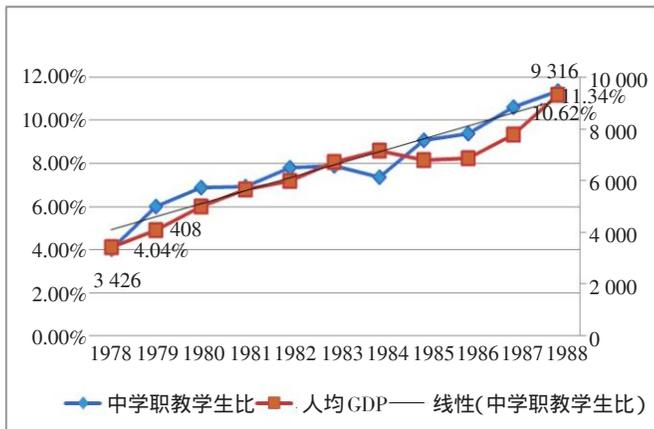


图13 新加坡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sup>[2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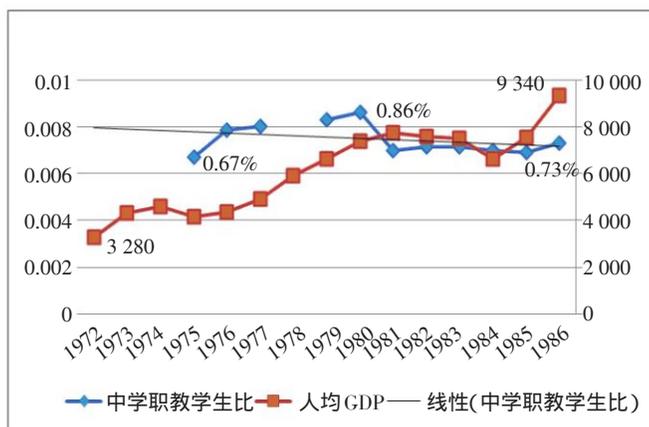


图14 新西兰效率驱动阶段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sup>[2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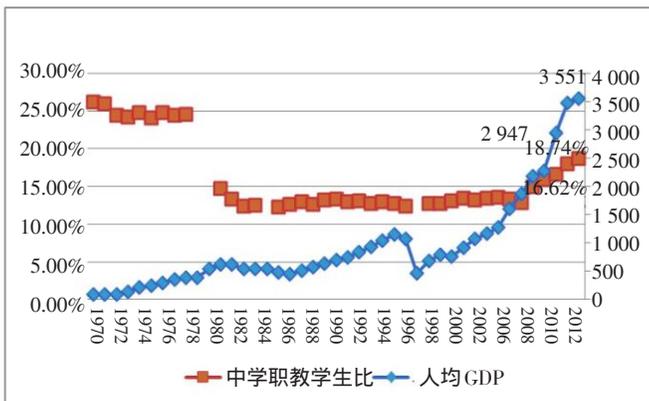


图15 印度尼西亚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sup>[27]</sup>

小幅下降。但这期间,中学职教学生比总体相差不多,最高和最低相差仅0.2%,如图14所示。

不仅创新国家在效率驱动发展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总体呈现上升态势,目前处于效率驱动阶段的国家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印度尼西亚2010年人均GDP为2 947美元,接近效率驱动经济发展阶段,当年中学职教学生比为16.62%。此后2年,人均GDP快速提高。2012年人均GDP上升至

3 551美元。中学职教学生比与此相一致,3年内提高了2.12%,上升为18.74%,如图15所示。

(四)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阶段,大多数国家中学职教学生比总体呈现上升态势

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阶段,大多数国家中学职教学生比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但也存在上升和下降并存以及变化不大的情况。

英国1980年人均GDP为10 070美元,此后连续4年下降,1985年开始上升。1990年达到了18 633美元。期间,除1984年有小幅下降外,中学职教学生比保持总体上升态势,从1980年的4.55%上升至1990年的10.53%,上升了将近6个百分点(见图1)。

1978—1988年是法国的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阶段,人均GDP从9 278上升至17 707美元。中学职教学生比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78—1983年的上升阶段,从21.41%上升至25.78%;1983—1988年的下降阶段,从25.78%下降为23.07%(见图2)。

芬兰1979年人均GDP达到了9 339美元,进入了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阶段。1987年达到了18 581美元,完成了这一过渡阶段。期间,中学职教学生比持续上升,从1979年的18.38%上升为1987年的22.72%,上升了4.34%(见图3)。

韩国约在1993—1994年进入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阶段,2005年结束了这一发展阶段。期间,人均GDP总体上升,从9 000美元左右,上升至2005年的18 657美元。中学职教学生比总体呈现出先上升与后下降的两个阶段。1993—1999年中学职教学生比上升,从18.73%上升为20.59%;1999—2005年持续下降,2005年,这一比例为13.29%(见图4)。

新西兰1986—1995年处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阶段。1986年人均GDP为9 340美元,1995年达到了17 269美元。期间,中学职教学生比持续上升,从1986年的0.74%,上升至1990年的2.61%、1993年的12.89%和1995年的19.14%(见图5)。

1988—1993年是新加坡从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阶段。期间,人均GDP从9 316美元上升至18 302美元,中学职教学生比有升有降,变化不大,保持在10.82%和11.86%之间(见图6)。

(五)创新驱动阶段, 中学职教学生比上升、下降和有升有降情况并存

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创新驱动阶段。这一阶段,需要大幅上涨工资并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为此,要求生产出新的独特产品,因而也要求使用先进的生产工艺。<sup>[28]</sup>

表1 若干创新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变化表

阶段 国家	要素驱动	要素驱动 向效率驱动过渡	效率驱动	效率驱动 向创新驱动过渡	创新驱动
英国		变化很小	上升	总体上升	先总体上升,后不断下降
法国			上升	先上升后下降	有升有降,总体下降
芬兰		变化很小	上升	持续上升	总体缓慢上升
韩国	上升	变化很小	上升	先上升后下降	持续下降
新西兰			小幅上升	持续上升	先上升后下降
新加坡	上升	小幅上升	上升	有升有降,变化不大	先下降后上升

英国在1990年人均GDP突破了17 000美元,进入了创新驱动阶段。1990—2005年,中学职教学生比虽然有几年的下降,但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从10.53%上升至23.37%。2005年人均GDP为39 935美元,这一年后,中学职教学生比不断下降,2012年下降至9.70%(见图1)。

法国1988年人均GDP为17 707美元,进入了创新驱动阶段。此后,中学职教学生比有升有降,但总体呈现下降态势。1988年,中学职教学生比为23.07%,1996上升至28.69%。此后,表现出总体下降趋势。2005年,中学职教学生比为26.42%,2012下降至19.70%(见图2)。

芬兰1987年人均GDP为18 581美元,进入创新驱动阶段。2013年,人均GDP达49 147美元。期间,中学职教学生比总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但变化不大。1987年,中学职教学生比22.72%,最高为2003年的27.14%,最低为2004年的21.98%,2012年为24.41%,如图16所示。

韩国2005年人均GDP为18 657美元,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受金融危机影响,人均GDP有几年的

下降,但总体呈现上升态势。2013年,人均GDP为25 977美元。期间,中学职教学生比持续下降,从2005年的13.29%下降为2012年的9.90%(见图4)。

新西兰2003年人均GDP为21 712美元,进入创新驱动阶段。2012年,人均GDP达38 678美元。虽然有数据缺失,但总体来看,中学职教学生比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2年人均GDP为16 721美元,中学职教学生比为11.51%;2009年人均GDP为27 562美元,中学职教学生比上升至21.23%。此后,中学职教学生比不断下降,2012年下降至13.97%。

新加坡1993年人均GDP为18 302美元,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当年其中学职教学生比为10.82%。1994—1995年,中学职教学生比连续下降了2年,1995年下降至4.26%。由于数据缺失,不能计算其1996—2006年间的中学职教学生比。2007年其中学职教学生比为10.71%,此后2年又小幅下降,2009年为10.37%。从现有数据分析,新加坡创新驱动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综合以上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变化具体情况,可以形成若干创新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变化表(表1)。

#### 四、确定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需关注的内容

目前,对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有不同的观点。有观点认为,经济发达省市要大幅减少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加大中学阶段普通教育的比例,甚至有观点提出要取消当地的中等职业教育。以上观点仅仅以我国目前的人均GDP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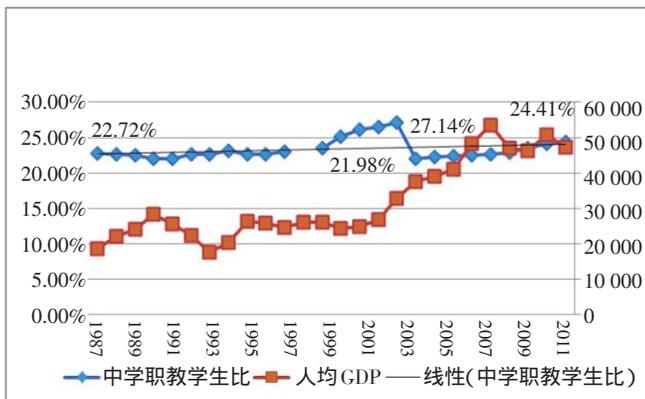


图16 芬兰创新驱动阶段人均GDP与中学职教学生比(1987—2012年)<sup>[29]</sup>平为依据,缺乏充分的理由。本文以为,确定我国

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需要关注创新驱动阶段国家社会发展阶段与中学职教学生比的如下内容:

第一,在效率驱动阶段之后的几个社会发展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国家都存在扩大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现象。

在效率驱动阶段,6个国家的中学职教学生比都表现出了上升的趋势。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阶段,6个国家的中学职教学生比都存在上升的现象。其中,英国、芬兰和新西兰表现为总体上升或持续上升,其他3国为有升有降。在创新驱动阶段,除韩国为持续下降和芬兰缓慢上升外,其他4国的中学职教学生比都表现为有升有降。

我国2013年人均GDP为6807美元<sup>[30]</sup>,处于效率驱动发展阶段,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同时,一些省市人均GDP已经达到或超过了1万美元的水平。为此,有观点提出,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不需要中等职业教育或需要缩小中等职业教育规模。这种观点与创新驱动阶段国家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中学职教学生比规律不相符,缺乏事实依据。

第二,中学职教学生比开始持续下降时的人均GDP水平相差很大,我国远未达到中学职教学生比持续下降的最低人均GDP水平。

以上国家中学职教学生比开始持续下降的人均GDP水平相差很大,且表现出了地域差别。欧洲国家,如英国和芬兰,中学职教学生比开始持续下降的人均GDP水平高,超过了3万多美元,英国为39935美元,芬兰为32816美元。亚洲国家低些,如新加坡和韩国分别在人均GDP为27562美元和10432美元时,中学职教学生比开始持续下降。我国目前远未达到创新国家中学职教学生比持续下降的人均GDP水平。

第三,中学职教学生比反映的是本国的发展需求,即使在相同发展阶段,各国相差也很大。

职业教育是与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类型,但职业教育的规模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种因素。因此,即使在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国家中学职教学生比的差别也很大。

效率驱动阶段不同国家的中学职教学生比相差巨大。英国为3.18%~4.57%,法国为16.94%~21.41%,芬兰为16.38%~18.72%,韩国为17.44%~19.99%,新加坡为4.04%~11.34%,新西兰为0.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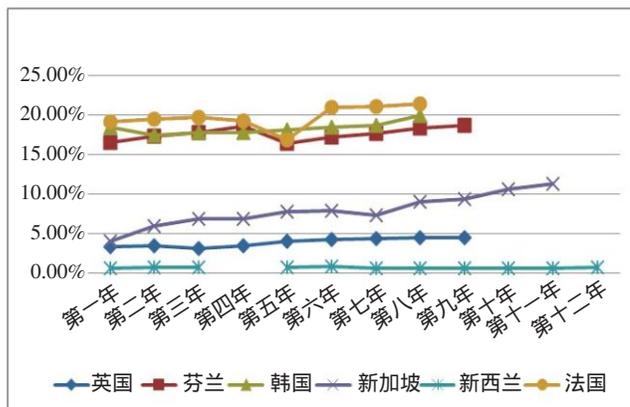


图17 六国效率驱动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sup>[31]</sup>

0.87%。以上数据表明,效率驱动阶段的中学职教学生比最高的为法国,最低的新西兰,如图17所示。

以上6国中学职教学生比基于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定。各国情况不同,一个国家的中学职教学生比不能成为另一个国家确定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简单依据。应该将影响职业教育的相关要素置于国家的具体背景之中,进而确定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中等职业教育规模。

## 五、结语

创新驱动阶段国家的要素驱动和效率驱动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具有总体上升趋势,揭示了这两个阶段的发展要求扩大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过渡阶段,以及创新驱动阶段,中学职教学生比依然在有些国家、有些阶段存在上升现象,不能将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局限在某些中低层级发展阶段。有国家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水平时,但更多的国家是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后,人均GDP在两三万美元时,中学职教学生比才开始持续下降。以人均GDP水平为判断依据,我国还未达到中等职业教育规模持续下降的时期。中等职业教育规模的大小,需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定,难以从他国获得比较合理的参照标准。

## 参考文献:

[1]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65.

[2]王师勤,田黎璞.李斯特经济发展阶段论评介[J].求是学刊,1988(5):17.

[3]W.W.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M].郭熙保,王松茂,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下转第66页)

和3~9年的被调查者分别占总数的43.1%和28.2% (见图3) ,在排除正高级职称与初级职称的被调查者后 ,发现上述两个数值分别为26.5%和34.8%。可见 ,一线高职教师对职称晋升年限持乐观态度(0~3年)大幅减少 ,持客观态度(4~9年)的明显增多。另外 ,持悲观态度的被调查者所占比例也由先前的约8%大幅增加到12.9%。

在被问及 如果当前学校准备采取行动支持教师发展 ,那么您最希望是在哪一方面 时 ,分别有55.2%和30.3%的被调查者选择了 显著增加收入 和 得到我想要的继续教育的机会 。可见 ,收入 与 受教育机会 对于一线高职教师来说是最具有吸引力和刺激的因素。显然 ,这两者既是被调查者的需求 ,也是他们当前 所缺 (见图4)。

一线高职教师对自身职业发展持 谨慎 乐观 的态度。中间层 (主要指的是职称为中级和副高级)的教师更甚。对于这部分群体来说 ,缺的是 收入 和 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 。尤其 ,做出后一个选择的教师群体很大 ,不能忽视。

#### 四、结论与建议

综上 ,虽然天津市一线高职教师对自身职业的认可并没有超出人们一般的观点 ,即 这是一份收

入稳定且体面的工作 ,但是 ,其在三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却给了管理者以调整的空间。如 ,职业教育的管理者需要出台更有效的政策以引导一线高职教师将注意力和兴趣点更多地投入在实践教学 ,在制定学校的发展规划时更多地参考一线教师的意见 ,提供更多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

#### 参考文献 :

[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2]车文博.心理咨询大百科全书[M].杭州 :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1.

[3]曹晔 ,宁永红.河北省中等职业学校师资队伍调查[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06 (12).

[4]张永.基于自我认同的职业认同研究取向[J].外国教育研究 ,2010 (4).

[5]孙利 ,佐斌.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的结构与测量[J].教育研究与实验 ,2010 (5) .

[6]刘富喜.教师职业认同的升华[J].当代教育论坛(宏观教育研究) ,2007 (5).

[7]查吉德 ,张宇.中职教师资格制度实施现状调查[J].教育与职业 ,2010 (5).

责任编辑 :费少辉

(上接第13页)

[4]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丁学良,译.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7.

[5][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朱志众等,译.北京 :三联书店 ,1984.

[6][7][8]Klaus Schwab,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4-2015, P4-9 ,P10 ,P11.

[9][21]世界银行数据[DB/OL].<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united-kingdom>.

[10][22]世界银行数据[DB/OL].<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france>.

[11][23][29]世界银行数据[DB/OL].<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finland>.

[12][24]世界银行数据[DB/OL].<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korea-republic>.

[13][26]世界银行数据[DB/OL].<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new-zealand>.

[14][25]世界银行数据[DB/OL].<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singapore>.

[worldbank.org/country/singapore](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singapore).

[15][17]世界银行数据[DB/OL].<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kenya>.

[16][18]世界银行数据[DB/OL].<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india>.

[19][20][28]Klaus Schwab, 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4-2015, P9-10.

[27]世界银行数据[DB/OL].<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indonesia>.

[30]世界银行数据[DB/OL].<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china>.

[31]世界银行数据[DB/OL].<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united-kingdom><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france><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finland><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korea-republic><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singapore><http://data.worldbank.org/country/new-zealand>.

责任编辑 :费少辉